



昨夢錄

宋 箕山康與之叔聞撰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觜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  
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輒  
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  
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  
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  
非綠人閒無此色也髮根大于人指自根至杪漸殺  
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

學海類編  
之矣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于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眞瑠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師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

水藻荇俱盡魚鼈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眞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檮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回

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違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巳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闈者云我句人至矣以櫝付闈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于是搯笏攀緣以入足跌顛于限下闈吏導李至第二重闈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

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閒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閒則紫公裳被五木捩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輩有聲喏于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卽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牀榻裊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

日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  
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于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  
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  
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  
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竝無過犯惟前真決  
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宗  
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卽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  
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若事莫飢否李謂自辰已  
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飢于是腰金者

相對飲酒五杯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乃  
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大  
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  
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  
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閒用以製弓  
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弮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弮俱  
黑而弓面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  
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

學海類編 卷之四  
峰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  
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爲寺居親舊絕  
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  
過存問勤屬時時餽殺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  
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于是通譜系爲親  
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  
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  
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

某山閒有菴血屬在焉共處可乎于是欣然從之卽  
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遠  
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于是辦舟贈鏹  
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于我至厚何以爲  
報僧曰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畱其孥于菴中僧爲  
酌別飲大醉遂行翊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  
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  
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旣而取巨石磨斧仕  
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

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  
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自引決則曰今幸尙早  
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于是悲慟作家  
書畢自沈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者  
鞫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  
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  
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  
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  
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

請以亡夫告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  
故緩其死使皆備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讀于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余  
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爲卷  
埽其說如何曰予不及見也尙聞先父言斯事民甚  
苦之蓋于無事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  
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  
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于二千入方能推之于水正  
決時亦能遏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于

深淵耳此甚爲無益焉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  
方推之際怒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  
城之門及鹽官塲務之衙宇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  
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  
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絞藤爲繩緜結竹篾筏木柵等  
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力卽寸斷如剪郡縣又  
科鄉民爲之所費甚廣大抵卷埽及寸金藤白馬一  
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卽底柱也水常高柱  
數尺且河怒爲柱所扼力與石鬪晝夜常有聲如雷

寔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于是募工  
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

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  
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  
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于是閉門不出者三年  
乃以車載壁沈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  
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黃緣以至者眾議誰當  
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  
遂就東壁畫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

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于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至于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強力少加

則何以作輦中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閒人也尔所作怒目虬髯則人閒人耳人閒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尔藝與其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閒尔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于人閒爲至

學海類編  
言  
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于  
言所言浩瀚無溢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于  
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  
若是故于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  
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  
卽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  
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竝各立小幡長尺餘者于座  
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

就若合盞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  
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閒  
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  
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之屬旣已成婚則或  
夢新婦謁翁姑壻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  
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  
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  
焉

宣政閒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

鳥占雲祿孤虛之術于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  
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  
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  
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  
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又  
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  
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  
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居民鮮少常欲  
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

醇其香郁烈人閒所無且殺鷄爲黍意極歡至語楊  
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  
而至又曰此閒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  
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閒爭奪則皆不願其  
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  
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閒凡衣服飲食牛畜絲  
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眾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  
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  
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

屬眾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  
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楊謝  
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  
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于是三楊  
自中山歸洛乃盡損囊箱所有易絲與緜布絹先寄  
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  
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  
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  
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

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  
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毀勤且云予居  
于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  
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没于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  
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  
可訪先生于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  
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言而自其于...

言而自其于...

言而自其于...

言而自其于...

言而自其于...

言而自其于...

言而自其于...



高齋漫錄

宋 曾慥 纂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爲言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畱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卽日班師

熙甯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前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卽降處分宣仁答曰此自有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

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二匹小者分與乳  
餠獅子兩箇時內外已歎仰后德爲不可及也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  
用岐公乘閒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  
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  
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丞珪曰  
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  
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制詞云悻悻

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  
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  
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及至乃  
設飯一杯蘿蔔一椀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晶  
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  
相報比至日晏竝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  
俱毛也穆父嘆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

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  
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  
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  
爲然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亭每出跨驢從二村僕  
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  
自言病疔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  
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  
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證據詩曰鳴鳩  
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箇

今人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之  
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祕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  
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乃知唐已有  
祕色矣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柳公權陰符經  
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

士護世界大玉殺人不能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爲其久帥多專殺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于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尙看兩徧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閒人果有看三徧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卽還云已盡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李賓王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爲省宮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吾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催妝詩成乃操筆大書曰一牀兩好世閒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朱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俱以壽終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甚

歡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魘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魘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過敢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高齋漫錄終

蘆浦筆記敘

余服役海陬自買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員無同寮往來僻在邨疇無媚學子相扣擊遙睇家山貧不能挈累兀坐篝燈惟繙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里之變遷皆得溯其源而循其流苟未愜其心則紆軫而勿敢釋旁稽力探偶究竟其髣髴則欣幸亦足以樂久懼遺忘因併取疇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冊凡百餘事萃爲十卷有未檢證者畱俟續編顧獨學寡識安敢以爲是將求印可於先覺之士儻改而正

諸是子之願也蘆浦乃廨宇之攸寓云嘉定癸酉中和節清江劉昌詩興伯敘於通山閣

蘆浦筆記卷第一

宋 清江劉昌詩興伯

洪範七稽疑脫字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賁鄭元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圜霧克也二衍賁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賁則非占也尙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賁爲一句則義理

明矣

馮婦

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云云其爲士者笑之註爲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故進以爲士之於野外至今讀者以卒爲善士爲一句則之野爲一句以余味其言則恐合以爲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眾逐虎爲一句蓋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野有眾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謂之野外而後云攘臂也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自班氏作刑法志謂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至今以爲省約之約皆作一句讀予觀紀所書云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若以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八字作一句恐不成文理合於約字句斷則先於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穿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有味其言

今人用推轂事必連有味其言作一句予觀史記鄭當

時傳載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究其文意有味合句斷蓋謂推轂者誠有味而其言之者常引以爲賢於己漢書節去之字小顏從也字一註皆誤爾不然上下文全不相貫

### 廉遠地

比見書坊時文賦有以上廉遠地則堂高命題者竊疑焉賈誼政事疏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恐合以陛九級上句斷廉隅去地

遠則堂自高耳

### 餉字出處

嬾真子錄載餉字出於六經及楚詞而獨引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餉者所吹招魂曰粬粬密餌有餉餹些注云餉餹餉也蓋戰國時以餉爲餉餹後漢亦謂之餉耳今攷毛詩有瞽簫管備舉注亦有之豈馮大年偶忘此一處耶

### 甯馨

能改齋漫錄載山濤叱王衍爲甯馨兒王太后怒廢帝

謂那得生甯馨兒一說以爲兒非馨香者觀其語意似不然予讀世說見晉人言多帶馨字如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又殷中軍至劉尹所清言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桓溫詣劉尹臥不起溫彎彈彈劉枕丸逆碎牀褥閒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甯可鬪戰求勝又王司州乘雪往王螭許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觀此則只如今人說恁地

### 三郎

漫錄事始門載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一列朝霞獻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知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何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爲三郎五通鑑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而不知尙有一處開元中有獻俳文於明皇曰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

重五日生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  
嬰告其母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攷南  
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其祖  
猛曰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故名  
鎮惡又北史齊南陽王倬五月五日生腦不壞死四百  
餘日顏色如生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方中有異  
雀鳴集庭樹觀此四事俗說可無疑矣

射寢石

劉向新序載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滅金  
飲羽視而知其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漢書李廣出獵  
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  
之終不能入世說又云李萬歲獵沙柵以石爲伏兔射  
之鏃入寸餘三事如一而其中也要皆出於心故予嘗  
謂疑心一生則屋上之弓爲蛇懼心一生則山上之草  
木皆兵漫錄載前二事在類對何不及李萬歲豈偶忘  
之耶

從埋入口

漢書載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竟以不食五日而死余觀南史庾夔餓死褚蘿善終乃大相反蓋夔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及壯貌豐美人謂必爲方伯及魏剋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蘿面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然則相法亦有時不驗

### 泥軾

自白氏六帖職林職官分紀職源歷三百餘年凡編類之書皆以泥軾爲通判事士夫用之亦不知其非今攷前漢黃霸傳別爲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其文

意蓋謂用緹油於車軾之前以屏蔽泥汙耳劉盆子乘鮮車大馬赤屏泥又如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柳葉金障泥又所謂錦障泥皆此義也

### 屏星

後漢孔恂爲別駕車前舊有屏星刺史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釋者無注人不知爲何物攷二字皆從竹唐韻謂駕車藩韻略筭必郢切篁先青切俱云蔽當胡支恭公送通判詩用屏星韻以屏字作上聲讀斯可見矣

阿字

古人稱呼每帶阿字以至小名小字見於史傳者多有之漢高祖紀武負注俗呼老大每爲阿負魯肅拍呂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曹操小名阿瞞唐明皇小名亦云阿瞞顧士季目王安豐謂阿戎了了解人意阮籍謂王渾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此謂渾子戎又杜詩守歲阿戎家注謂杜位小字也阿奴有五劉君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俱有者長阿奴蓋濛小字也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矣齊武

帝臨崩執廢帝手曰阿奴若憶翁好作梓宮又周謨周仲智皆小字阿奴梁武帝謂臨川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王右軍問許元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曰安石故相興雄阿萬當裂眠爭卯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謂臨之也仕至東陽太守王子敬爲阿敬王平子爲阿平庾會小字阿恭王詢小字阿苾王恭曰與阿大語謂王忱也殷浩爲河源王胡之小字阿齡王蘊小字阿興王敦小字阿黑王丞相小字阿龍郗恢小字阿乞王恬小字阿螭殷覲小字阿巢許詢小字阿訥王處小字

學海類編 卷一  
阿智高崧小字阿鄴劉叔秀爲阿秀何偃遙呼顏延之  
爲顏公延之曰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又唐王后以愛  
弛因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  
湯餅耶吐谷渾王名阿豺以至阿香推雷車亦有所謂  
阿買阿舒阿宣要未能盡舉今人稱父母兄弟尙爾嗣  
有得當續之

### 阿堵

晉人稱阿堵者有三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王夷甫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  
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閃行呼曰舉卻阿堵物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  
媿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 生活

人言作生活有三出處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杼何能  
共人同生活人問江霽兄弟羣從王長史曰諸江皆復  
足自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汝生活大可方今言  
作詩亦云冷淡生活

學海類編  
卷一  
言

蘆浦筆記卷第二

宋 清江劉昌詩興伯

武成次序

武王伐殷往伐歸默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

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

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

孔氏注云四月丁未

以日月推之四月無丁未蓋武王至豐告廟乃其常事所不必言至於朝四方之諸侯而祀于周廟當在五月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洵直謹按武成之篇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

義常加攷正說書者愈疑且以式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闔豈當在歸至於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至其終也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其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爲天下

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某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辨諸葛武侯疏脫誤句讀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  
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  
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  
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於桓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  
際奉命于危難之間邇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  
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  
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

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洵直謹按蜀志諸葛武侯傳載其五年所上後主疏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責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蓋武侯以興復自任故以謂不效則治其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攸之禕允則任斟酌損益進盡忠言而已興復非其任也武侯不效而遽責之某恐三子者宜有所不服武侯必不然也又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攙於武侯自敘之間文意皆不相接續某疑其句讀有所脫誤而不敢以臆斷之乃取文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選所載武侯表較之亦同而李善五臣皆無說又觀  
蘇內翰集見其稱武侯此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亦  
未嘗疑其脫誤然某之疑終不能釋因於蜀志反復  
求之乃得之於董允傳云亮將北征住漢中以允秉  
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  
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謂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與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彰其慢乃知脫誤之處兼董允止稱侍郎蓋  
其本傳所歷之官也因以武侯董允傳及文選參而  
補之遂爲全文

右洵直姓胡氏字次魚鄉曲前輩登科仕至別  
乘

### 內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  
以見愛也張晏曰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  
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魯氏自備載章子厚  
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訛爲內肆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六  
三  
赦皆闕偏傍而爲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  
右魯氏字子明白號笑塢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  
名自備云

性善辨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予鄉  
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  
爲正是謂四篇

漢甄

曩於周益公坐閒出示漢五甄皆得於劍州梓潼縣因

記其文公亦書于後併錄之

謝君甄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久造此墓  
按元和之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宗之三年其五  
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爲漢隸不疑

扈君甲甄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扈君千秋之宅  
建武二十八年五月丙午工李邑作

乙甄其文云北宮衛令扈萬秋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攷之是歲壬子下  
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載矣

范君甲甄其文云喏痛明時仲治年無結僮孳孳履踐  
聖門智辯賜張闕一字 噍孔言寬博闕一字 約性能淵泉帶  
徒千人行無遺愆

乙甄其文云德積未報曷尤乾以茂而不實顏氏暴顛  
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覩形列畫諸先設生有知豈  
復恨焉

漢范君闕旁耕者嘗獲巨甄二皆為當路取去惟拓  
本傳於好事之家乙甄僅存此范君墓中之銘晁錯  
傳公卿言鄧先師右曰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列畫諸

先者豈非墓中列畫古賢士如武梁石室之類耶先  
儒謂謝眺始為誌銘此可證其誤

梓潼城甄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交一甄之重至 斤歲月雖無所稽然字畫

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

蘆浦筆記卷第三

負茲

宋 清江劉昌詩興伯

公羊傳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曰天子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庶人稱負薪莫知茲為何物予觀史記周記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然後知茲乃席也與負薪蓋有等級

折俎

左傳宣公十六年定王享士會殺烝武子私問王召云

學海類編  
云享有體薦宴有折俎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  
司馬置折俎皆釋云折之設反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  
今人送饋例用折俎恐非此義

### 潛火

州郡火政必曰潛火左氏襄公二十六年王夷師燬釋  
謂火滅爲潛燬將廉切或者當用此字

### 賢關

董仲舒賢良策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顏曰關由也世  
人乃以太學爲賢關則謬矣

### 仁頻

司馬相如上林賦仁頻并閭徐廣曰頻一作賓小司馬  
索隱音賓顏師古曰卽賓榔也今觀韓子蒼次撫州高  
使者韻凡四首一云李侯梨飮坐風味勝仁頻乃與雨  
頻頻三顧頻同押然則恐未之攷耳

### 乾鵲

漫錄辨誤論乾鵲音干爲無義廣韻有鴉鵲亦起于後  
人惟王荆公以爲鴈字意見於鵲之彊彊甚爲有理然  
紺珠集載乾鵲云鵲之別名音干又何耶

紫荷

漫錄載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西清寓直荷爲橐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以紅藥翻階對紫荷持橐皆爲誤然又引隋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以俟博識者予考晉輿服志八座尙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于左肩所謂荷囊乃負荷之荷然則隋志載紫荷左荷右荷要知亦是負荷分明非芟荷之荷也

糊名

漫錄事始載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然嘗記唐武后時以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恐出於此

裴二端公

漫錄事實門載鮑彪杜詩譜論湘江宴餞裴二端公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皆不著裴二端公爲何人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裴蚪作銘又浯溪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蚪爲道州刺史始知所謂裴二端公者蚪也以上吳說如此按杜詩有送裴二蚪作尉

永嘉今暮秋遣興詩自有憶子初尉永嘉去之句即可見也何必他證

### 振字

漫錄載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傳振給振貸竝以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存立耳但未有所據按左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振發廩倉也然則當以左氏爲證以上吳說如此周易蠱卦君子以振民育德注振濟也何不引此豈偶忘耶

### 山谷南還誤

漫錄說詩門云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版按南華在韶州屬廣東山谷謫宜州屬西路且卒于宜而曰南還何耶

### 漫錄書人官位差誤

事始門載宋莒公以宋元憲爲宗袞今攷元憲卽莒公當作宋次道又地理門載閩中記南臺沙合出宰輔其閒舉吳丞相育吳樞密充記事門載吳侍郎問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攷元輔表熙甯元豐閒充嘗爲相而育

特執政今互言之又說詩門載丞相馮當世少嘗薄遊  
記事門云大丞相馮當世記富家翁有宅記文門云馮  
當世丞相答伯庸詩然當世未嘗爲相又事實門載參  
政蔣之奇武昌怡亭序而蔣未嘗參政嘗作樞密凡此  
豈皆筆誤耶

晉人弔喪彈琴作驢聲

晉人放曠至於弔喪亦出禮法之外王子猷子敬俱病  
篤而子敬先亡子猷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  
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旣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

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  
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遂徑上牀鼓琴作  
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大慟遂不執孝  
子手而出此二事如一又王仲宣好驢鳴旣葬文帝臨  
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  
皆一作驢鳴王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孫子荆後來  
臨尸慟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  
似聲眞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亦復  
相類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五  
言述  
鴈行

禮記王制兄弟之齒鴈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請爲天下鴈行頓辨韓世家陳軫言必不爲鴈行以來索隱曰旅進也晉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袁喬元日朝賀不肯就列曰喬忝爲端右不能與范與話爲鴈行

打字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如打船打車打魚打水打飯打衣糧打傘打粘打量打試觸事皆謂之打漫錄以釋文取偏旁證

之謂打字從手從丁蓋以手當其事者也此說得之矣然世閒言打字尙多左藏有打套局諸庫支酒謂之打發諸軍請糧謂之打請印文書謂之打印結筭謂之打筭貿易謂之打夥裝飾謂之打扮沽酒醋謂之打醋打酒鹽場裝發謂之打袋席地而睡謂之打鋪包裹謂之打角收拾爲打疊又曰打迸畚築之間有打號行路有打伴打包打轎負錢于身謂打腰飲席有打馬打令打襍劇打諢僧道有打化設齋有打供荷胡牀爲打交椅舞儼爲打驅儼又宋歌曲調打壞木樓牀誰能坐相思

又有打睡打嚏打話打鬧打鬪打和打合讀作閣打過打  
句打了至於打糊打麪打餅打百索打條打簾打薦打  
蓆打籬巴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因併記之

### 粃盆

今人祠祭或燕設多以高架然薪照庭下號爲生盆莫  
曉其義予因執事合官見御路兩旁火盆皆疊麻粃始  
悟爲粃盆俗呼爲生也

### 蘆浦筆記卷第四

宋 清江劉昌詩興伯

### 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碑不見書撰人名氏攷史記本傳列於循吏  
之首獨載改幣高搆事爲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  
書于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  
同碑謂生於季未仕於靈王則謬矣且莊之後爲共爲  
康爲邾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爲靈安得仕于靈卒後  
數年而莊復封其子耶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

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  
周府君名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百跋最後方辨其名璟  
蔣穎叔作武溪深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剝落以  
其形似求合於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顧云從知  
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晰則併  
與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爲未詳考耶

中陽里

漢高祖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蓋里名中陽今漢書標

注乃題云沛豐邑中豈公是先生誤筆耶因以知史筆  
無羨字

心經

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密多蓋梵語也嘗觀六  
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爲多心何以爲佛恐  
公誤筆爾因書以祛見者之惑

夔子國

夔州春秋時巴子國也今人言夔州以至文字閒率曰  
夔子國而不知其誤往往以劉禹錫爲證余考禹錫之

記云夔子國也其文意謂夔乃子國蓋是兩句誤以傳訛因不復辨殊不知夔子國今實在歸州

### 揚州

廣陵志載揚之得名李巡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隋志亦謂江都人性躁勁風氣果決平陳之後頗變淳質俗敝稍愈于古蓋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隋唐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勿易諡如前說則隋以前揚人舉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聖人所以名州之意耶攷太康地謂東漸大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余嘗爲續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爲一洗躁勁輕揚之恥云

### 巴邱

漫錄地里門載巴邱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邱晉屬廬陵梁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縣是也以上吳說予按臨江志建安四年孫策下豫章分置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畱周瑜鎮巴邱裴松之注云巴邱縣前說謂晉屬廬陵固無異矣然九域志以新淦縣爲古巴邱城輿地志又以吳後主分

石陽新淦兩縣置巴邱郡隋平陳開皇九年章洸巡撫  
東南遂廢巴邱郡復以新淦屬廬陵今縣南八十里峽  
江有古巴邱廢城六十里閒有周瑜舊廟今載瑜歸江  
陵治行于巴邱病卒後人因祠之然則巴邱在新淦明  
矣豈崇仁又一巴邱耶然皆謂屬廬陵又何也或云吳  
取荊州周瑜鎮巴邱乃今岳州巴陵郡姑存之以俟博  
古者訂焉

### 賢女鋪

漫錄載南康有賢女鋪蓋祥符閒女子姓劉氏夫死誓

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沈于水鋪因得名然予嘗過之  
壁閒有碑記其大略似謂初嘗議昏已定而夫家貧父  
兄悔之別以許人女曰一身而二適雖未嫁奈節何父  
兄強之乃溺死亦云舊名貞女全與此不同豈信傳聞  
之誤耶

### 餘干

饒之餘干號于越攷閩粵王傳無諸搖皆句踐之後秦  
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  
陽令吳芮又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越人欲爲

學海類編 四  
變必先由餘干界中韋昭注越邑今鄱陽縣也于越得名以此而餘干之名縣不書所由起按玉山縣有二溪名上干下干合流至饒之東南而水回環因以名縣餘干是也

### 于越

于越之名以于溪入越地無以議爲也荀子云于越夷貉之子則有疑焉春秋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注云於發聲也史記又書爲于越注云發聲也與於然同則于於皆越人夷語之發聲猶吳人之言句吳耳予謂此二於越恐合是于越

### 管名

四明奉化縣凡七鄉皆有一管名如曰廣平松賢履信鳴鴈黃甘嵩溪靈泉棲鳳他處未聞也

### 堯廟

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灘江中分舜廟在西岸相望皆有碑刻高崖韓雲卿文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篆額蓋舜葬蒼梧故于此立祠無可疑者堯廟則謂因山而立郡人每歲于水際望祀南軒先生亦有祠唐帝

詞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拭既新陶唐帝祠二月甲子率官屬祇謁祠下再拜稽首退而歌曰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會邱皇胡爲乎于此畱藹冠佩兮充庭潔芳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天四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畱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攷證其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則予曩游桂林大抵回環之山皆積石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名堯恐非陶唐氏之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附會故願與博古者評之

荆飲飛廟

四明城北鹽倉之西有荆飲飛廟無碑載神姓氏攷淮南子荆有飲非得寶劍于干還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舟飲非謂柂船者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曰未嘗見也于是飲非瞑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不可刦而奪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人盡活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戰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今廟稱荆飲

飛侯圖經亦謂州北有蛟池故老云嘗蛟自江來窟于此人患之故卽其旁立飲非廟以鎮之是則真以爲荆之飲非矣然予觀呂氏春秋荆有勇士飲非蓋是姓次名非豈應以神姓名爲廟號而况加爲侯封哉且次與飲非與飛字皆不同而好事者附會斬蛟之說以鎮蛟池強名之傳流至今載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左弋爲飲非掌弋射則飲飛之名實始于此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募飲飛射士服虔亦謂以材力名官若據建隆中鄆令金翊纂異

記謂唐武德時爲鄆州至開元中改鄆爲明郡名奉化城號甬東地名句章軍號飲飛則此廟必因軍將之有功於人故人爲之祠爾官于此者合討論而正其名庶幾神亦歆其祀也

### 草鞋大王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損之蜀人也以庾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憩其下或易屣屨則以其舊拋挂于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兩亦有卜心

事者往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鞋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洎回途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畱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耶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鋪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法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爲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顧未有所處得先輩書此號遂受勅俾血

食士曰若何爲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雨暘或休咎卽爲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蘆浦筆記卷第五

宋 清江劉昌詩興伯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報之謂之榜帖當時稱爲金花帖子國初尚循其制予家藏王扶龔識二帖拓本帖皆長五寸許其闊半之龔識又有大護帖復書姓名于帖面考登科記蓋太宗端拱元年程宿榜扶第二人識第十四其下花押一一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朱白一職方員

外郎知制誥權知貢舉李沆後臨軒唱名此制遂廢周  
益公家亦有咸平二年盛京所得者其他不特未之見  
久而湮沒知之者亦鮮矣嘗觀開元遺事載新進士及  
第必以泥金帖子附家書謂之喜信是又足以見昔人  
之風範也

上元詞

春曉千門放鑰匙萬官班從出祥曦九重綵浪浮龍蓋  
一點紅雲護赭衣 車馬過打毬歸芳塵洒定不教飛  
鈞天品動回鑾曲十里珠簾待日西

日暮迎祥對御回宮花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鞭聲過  
宣德樓前扇影開 奏舜樂進堯杯喧闐車馬上天街  
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

紫禁烟光一萬重五門金碧射晴空梨園羯鼓三千面  
陸海鰲山十二峰 香霧重月華濃露臺仙仗綵雲中  
朱欄畫棟金泥幕捲盡紅蓮十里風

香霧氤氳結綵山蓬萊頂上駕頭還繡鞵絨坐三千騎  
玉帶金魚四十班 風細細珮珊珊一天和氣轉春寒  
千門萬戶笙簫裏十二樓臺月上欄

學海類編  
卷五  
言文  
禁衛傳呼約下廊層層掌扇簇新王明珠照地三千乘  
一片春雷入未央 宮漏永御街長華燈偏共月爭光  
樂聲都在人聲裏五夜車塵馬足香  
寶炬金蓮一萬條火龍圍輦轉州橋月迎仙仗回三殿  
風遞韶音下九霄 登複道聽鳴鞘再頌酥酒賜臣僚  
太平無事多歡樂夜半傳宣放早朝  
玉座臨軒宴近臣御樓燈火發春溫九重天上聞仙樂  
萬寶牀邊侍至尊 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勸醉醺醺  
豈知頭上宮花重貪愛傳柑遺細君

九陌遊人起暗塵一天燈霧鎖彤雲瑤臺雪映無窮玉  
閨苑花開不度春 攢寶騎簇雕輪漢家宮闕五侯門  
景陽鐘動纔歸去猶挂西窗望月痕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正人見綵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  
萬井吹香細細風 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  
風蕭聲裏春寒淺不到朱簾第二重  
鳳約微雲不放陰滿天星點綴明星燭龍銜耀烘殘雪  
羯鼓催花發上林 河影轉漏聲沈縷衣羅薄暮雲深  
更期明夜相逢處還盡今宵未足心

五日都無一日陰往來車馬鬧如林葆真行到燭初上  
豐樂遊歸夜已深 人未散月將沈更期明夜到而今  
歸來尙向燈前說猶恨追遊不稱心

徹曉華燈照鳳城猶嗔宮漏促天明九重天上聞花氣  
五色雲中應笑聲 頻報道奏河清萬民和樂見人情  
年豐米賤無邊事萬國稱觴賀太平

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態自熙熙家家簾幙人歸晚  
處處樓臺月上遲 花市裏使人迷州東無暇看州西  
都人只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上池

步障移春錦繡叢珠簾翠幙護春風沈香甲剪薰爐煖  
玉樹明金蜜炬融 車流水馬游龍歡聲浮動建章宮  
誰憐此夜春江上魂斷黃梁一夢中

眞箇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說景龍燈四方同奏昇平曲  
天下都無歎息聲 長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  
如今一把傷心淚猶恨江南過此生

右鷓鴣天十五首備述宣政之盛非想像者所能道  
當與夢華錄竝行也

又

蜀人閣侍郎蒼舒使北過汴京賦水龍吟少年聞說京  
華上元景色烘晴晝朱輪畫轂雕鞏玉勒九衢爭驟春  
滿鰲山夜沈陸海一天星斗正紅毬過了鳴鞘聲斷迴  
鸞馭鈞天奏誰料此生親到五十年都城如舊而今但  
有傷心烟霧縈愁楊柳寶籙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  
願皇圖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念奴嬌

疏眉秀日向尊前依舊宣和裝束貴氣盈盈風韻爽舉  
止知非凡俗皇室宗姬陳王愛女曾嫁貂蟬族干戈流

蕩事隨天地翻覆 珠淚搵了偷彈勸人飲盡愁怕吹  
笙竹畱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繁華如今  
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子且醕船玉

右詞金朝士大夫到中原有感而賦

陶穀使江南詞

穀贈歌姬秦弱蘭風光好有鸞膠續斷弦之句按東方  
朔十洲記仙家煮鳳喙及麟角煎作膠名爲續絃能續  
弓弩絕弦卻非鸞膠豈其誤耶不如杜詩麟角鳳觜世  
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石林詞

葉石林賀新郎詞有誰采蘋花寄與但悵望蘭舟容與下與字去聲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顏注閒舒也今歌者不辨音義乃以其疊兩與字妄改上與作寄取而不以爲非良可笑也慶元庚申石林之孫筠守臨江嘗從容語及謂賦此詞時年方十八而傳者乃云爲儀真妓女作詳味句意皆不相干或是書此以遺之爾

生查子

道塗閒題壁有可采者嘗記生查子一首甚工云愁盈

鏡裏山心疊琴中恨露溼玉蘭秋香伴金屏冷雲歸月正圓鴈到人無信孤損鳳凰釵立盡梧桐影蓋魏子敬詞也

蘆浦筆記卷第六

宋 清江劉昌詩興伯

金根車

崔豹古今註云金根車秦製也秦併天下闕三代之輿服謂殷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及攷東京賦有農輿路木薛綰注曰此所謂耕根車然則金根耕根其名又異矣唐莊懿公主下嫁曰緒德宗幸望春樓餞之

厭翟敝不可乘以金根車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此始豈非去古遠而意愈失耶韓昶爲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爲銀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昶文公之子也而不知古抑又可歎國史輿服志載耕根車制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而以金根車爲皇后之車或者因唐以代厭翟不復考古而分爲二爾

### 季子碑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

之墓而季子作蜀子攷篆文皆無之得曾旻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爲君字非季子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闊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存十有三字內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蓋嘗爲是書爾

###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元黃之幣  
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  
胎禽浮邱著經乃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  
辰雷門去鼓華表畱聲我唯髣髴爾亦微冥爾其何之  
解化惟甯後蕩洪流前固重局此闕一字割荆門未下華亭  
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岳徵君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又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甲午歲化於

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廊耶奚奪闕三字遽也迺裹

以元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故

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邱闕二字余欲無

言爾闕五字去鼓闕一字表畱闕二字惟髣髴

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惟甯後蕩洪

流前固重局右六字華亭爰集真

侶瘞爾闕字丹陽真宰此四字

右前文鎮江別刻不知何人重立後文乃邵樞密亢

就山下取所有字以意彙括故存其闕雖有差異亦可參訂但前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羲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至謂或云顧况作銘蔡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昔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斫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肯遽取以爲引證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漁隱攷訂華陽真逸爲陶

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六合大同印

嘉泰壬戌予道經姑蘇於常賈翁得故紙一幅陳黓破碎上有印文方四寸餘朱色未落云六合大同之印按鄴侯傳唐肅宗在靈武徵天下兵所鑄頃常收拓本漢甌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昉書其下謂家藏是印文而失之蓋乾德乙丑歲也

屏著

詩曰俟我于著乎而毛氏謂門屏之間曰著論語邦君

樹塞門鄭氏謂於門樹屏以蔽之爾雅亦曰屏門之樹  
至于蕭牆之內注曰牆謂屏也蓋古者門皆有屏禮緯  
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簾帷雖非屏  
然以之爲蔽限亦屏之義今人稱士夫之家必曰門牆  
曰屏著是也然多曰台屏平聲蒲丁切則乃指屏風而言何  
不思之甚也因書以辨之

### 紫微王舍人夢

淳熙辛丑年王公清叔帥桂林予客焉暇日因語及自  
合肥丁憂歸天台杜門窘用一夕夢吏請料歷支俸詰

之曰解官何繇得俸吏曰已出在外廊試取歷授之有  
頃持歷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錠于前而去寤竊怪之  
未幾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啓而視之與夢無差予嘗  
服膺是事臺餽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科歷  
則是銷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貪者多取以爲巧而不知  
其歷將特批屢批不一批矣故常與士夫誦言之具書  
之

### 四明寺

四明僧廬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縣城

內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飯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八行去聲僕稱是是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萬斛且分布諸庫以罔民利等而下之要皆有足食之道嘗觀唐武宗時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足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今以一都會之真有是哉

### 佛牙

四明圖經載昌國縣九峰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長四寸闊一寸舍利綴滿乃建炎初給事中黃龜年所

施竊計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長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則佛須身長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聞佛號丈六金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黃給事何自得之而信之而施之耶世有趙鳳必能驗真僞而斧之矣

### 喘藥方

先君嘗施喘藥蓋用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浴過訶子二兩去核用肉二味爲麤末每服三大匕水二盞煎減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者後于彭子壽侍郎傳一方用新羅參一兩作細末以上鷄子清

和爲丸如梧子大陰乾每服百粒溫臘茶清下一服立  
止嘗見知臨江葉守端卿言其祖石林病此專服大黃  
而愈其尊人亦若此疾乃純用附子至某則非麻黃不  
可然則又觀其所稟如何且自謂其女幼年已喘傳至  
四世而用藥皆不同

蘆浦筆記卷第七

宋 清江劉昌詩興伯

比事

漫錄取類對爲一門然經傳中可類者多矣姑  
以史記有八字相比因記之

宋世家熒惑守心心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者謂公  
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  
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  
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

果徙三度

楚世家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王問周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者以河爲祟大夫禱焉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不許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世家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

將驚人

淳于髡傳齊威王時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

韓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非使秦秦王悅之

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

學海類編 卷七  
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孫子吳起贊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別吳起說武  
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  
夫

白起王翦贊鄙諺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  
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  
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儉合取容以至刎身彼各有所

短也

白起傳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  
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  
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蒙恬傳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  
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地塹萬餘  
里此其中不能無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  
殺

孟嘗君傳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

學海類編 三 言近  
驩迎之孟嘗君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文一日廢皆背文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君之言失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廉頗傳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豫讓傳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讎

張耳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

于入也不宿而去

欒布傳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萬石君傳慶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  
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啓母石

漢武帝元封元年詔云見夏后啓母石師古曰啓夏禹  
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  
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設中鼓塗山氏往  
見禹方作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將生啓禹曰

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予觀漫錄載廣  
德軍祠山張王事正相類王本前漢吳興郡烏程氏橫  
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流欲抵  
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先時與夫人李氏  
期每餉必鳴鼓三聲而王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  
後遺餐於鼓乃爲烏啄王以爲鼓鳴而餉至詣鼓壇知  
烏所誤逡巡夫人至鳴鼓王以爲誤而不至夫人遂詣  
興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瀆王變形未  
及恥之遂避於廣德縣橫山之頂居民思而立廟於山

學海類編  
西南隅夫人至縣東二里而化人亦立廟

仙卜

開禧乙丑予竊太常第勅頭毛自知同在期集所從容  
問及預有朕兆否曰無之獨仙卜陳省幹者自應舉以  
至省試皆以魁相許而皆不驗唱名前一日再扣之仍  
大書一魁字卽以墨塗去續書默而識之四字詰朝果  
在第一予杓料墨塗者不欲泄爾閱三年有旨降五甲  
豈非前定乎嘗記正和中有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  
至喜言人休咎編修王甫問他日所至書太平宰相四  
字遺之而以墨塗滅其字後甫敗方悟其意甫卽黼也  
事有相類如此

蘆浦筆記卷第八

宋 清江劉昌詩興伯

至和拜相制

門下朕寅奉丕圖思臻至治總萬機而日慎舉盛典以  
交修期與輔臣底甯縣宇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宜燮  
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宰茂秉于大鈞矧嘗選材  
文滋著効爰登中鉉敷告外庭推忠佐理功臣正舉奉  
大夫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上護軍彭城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沆雅

性內融敏識先覺以冲約而率履不夷險以易心文成  
國華學臻道粵樂名教以爲己任罄智慮以翊帝謨迺  
者擢自書林更於右史亟升西掖出守南州屢換圭符  
實宣精力屬中都之澤尹正內閣以參華幾律未周風  
績彌著式圖寅亮用贊謨明俾佐股肱之良參斷邦國  
之務具瞻斯屬嘉猷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允協庶邦之  
望兼榮書殿仍峻貴階增勲級與褒功益爰田及眞食  
於戲贊萬樞之重允賴於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於英  
傑當申茂略以恢遠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

尙書工部侍郎兼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  
上柱國仍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賜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封如故主者施行

右制書至和元年中秋日下趙槩視草公之元孫古  
城尉德循實寶藏之周益公嘗書其後云制詞與今  
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  
識先覺八字此殆後世公議非一時褒語也又云制  
當用綾紙十八幅今十二幅之下脫兩幅因併錄之

資政莊節王公家傳

學海類編  
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昊國子博士祖  
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令贈光祿大夫  
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  
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時捐軀徇節如  
顏公始無愧于天地閒矣以門蔭補官試大法中選理  
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貴  
豪遇郊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賚郡國效之公亦未  
嘗有希恩意久之除京東輦運遷京東路轉運判官按  
屬部遺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民多苦

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  
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爲父老羞敢以私田  
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游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  
兵方獵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嚴保壘  
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  
轉運使朱勔以花石奉艮嶽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綱  
公曰今盜起倉卒飛輓繁困而佞幸之徒猶實苑囿以  
惑上心固執不與勔力譖于上公上疏奏謂不可以不  
急之務疲民費財陝號難理公至開布威信不兩月大

治民皆悅服擢龍圖閣直學士以公事忤宰相王黼降  
充龍圖閣待制移知成都興利去害治與陝等民繪像  
立祠刻石紀異高宗皇帝詔公知徐州明年北人犯順  
粘罕以眾數萬寇徐徐城孤勢危公領兵合戰數不利  
遂閉城拒守敵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草竭死  
者甚眾敵勢益張幾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戰  
竟日度不能禦及反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  
厚恩當以死報今得死所矣且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  
郡而次亡與焉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敵雖悍狡

聞公言亦凜然嘆異曰若使南朝皆如公我輩豈得至  
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已北去公尙爲誰守乎公罵不絕  
口敵復說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馮易官封命汝  
就知此州以招殘民公曰尔賊毋誘我吾誓有死耳敵  
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撻其口流血盈襟公猶含血嚙之  
于倚在傍不勝憤怒突出見粘罕顧手無挺刃得布囊  
盛磚擲之力少差中其傍千戶長斃粘罕怒卽執倚劊  
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以速降公不顧爲敵敲死闔  
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

立求得公屍拜伏慟哭裏少裊褥藁瘞於黃樓側累甓成冢以識之復擁兵守禦撫定其眾敵退朝廷就命立知徐州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諡莊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布各二百疋初公之未遇害也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國家運數方屯待制宜早爲計不然將及于難公曰死生定數也等死耳苟獲死所敢逃乎卒年五十二敵初薄城下民不得逃公陰令閒道潛行得脫者數千人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呼爲雙廟有禱輒應立復奏其異于廟勅賜

名曰忠烈立出師必禱曰公爲朝廷盡節以歿必能陰佑遺民也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邸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主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爲虜將所獲不食五日而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侂以太僕丞從高宗過維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於公義不肯他屬散歸行在所願以從侂高宗聞之詔于樞密院創計議官特命侂爲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好成奏乞訪先臣遺骸優詔許之行至泗州馬上得疾抵徐

學海類編 卷八  
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  
道書屬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幙屬王之翰往焉初  
趙立藁葬公於黃樓側及敵據京東水大弗治彭城皆  
瀰漫沒故跡莫得其所忽有老媪指而謂之翰曰子非  
求王待制瘞所乎其在是閒卽所指求焉有家歸然蓋  
以獸瓦啓視見大龜覆其上回顧老媪化爲虎而去徹  
鬣取骸聯絡不斷類瑣子骨然獨一手指闕之翰復炷  
香泣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行路聞之莫不嘆駭之  
翰易棺斂鼓于京師資聖院後聞鄉中子孫徙葬于袞

州萊蕪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曰諤扈從顯仁太  
后回鑾侑子遠畱淄川南北隔絕以詩送諤曰兩地音  
塵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顧我空  
存魏闕心日下旣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恩倘憐萬  
里親庭在爲向雲中處處尋詩至而侑卒已一歲矣聞  
者哀之藍公佐使逮侍高宗語次論中興以來忠臣子  
孫因奏及之上曰王侑有兒女否公佐奏曰侑五子畱  
落中原後居江南所生兒女尙俱幼弱今侑旣卒窮困  
可憐上心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凡十

餘年一日內庭曝書見囊封有忠烈二字亟命取閱乃  
公佐奉旨令王氏女入內事上覽之驚問左右卽日召  
見賜金帛勅命嫁遣之公姿貌豐碩動容中禮孤忠直  
氣自其天資父子一門忠孝兼全歿而廟食英烈如存  
平生樂于薦賢有知人之明如秦檜洪皓皆公所薦起  
立行伍至秉節鉞實因公激勵而然事在立傳中  
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將以備太史氏之採錄

蘆浦筆記卷第九

宋 清江劉昌詩興伯

白玉樓賦

崦屨業岌璀璨流離高明而廣大者天上之白玉樓也  
鬼作神械梯雲駕風杳杳藹藹穹穹窿窿端不可以名  
舉而數同也陞矗九仞簷掀百層反宇吸日飛甍列星  
喑不可以力營而意構也前臨瑤池千頃之寒波傍帶  
銀潢萬壘之高浪俯烏兔之出入瞰雲霞之直上蓋九  
萬風斯下矣雖章華三休并幹百尋顧孰與爭雄而誇

尤乎宜其凝心於廣漢之清淵宅意于無垠之苑囿策  
氣馬以上征儼神驂而陟步歛兮忽兮排天闔而遨遊  
焉請掇其梗槩而言之方茲樓之經始也斗台下命魁  
靈制權輿御馳駟霆霓急鞭搜崑山空藍田萃剗剛裁  
方圓輸以六甲董以羣仙惟五城一覩之珍三獻不逢  
之寶蓋于此山積而雲駢然後大匠課程羣工謹度琢  
瑗礪瑛鬪珪疊璐層翬翼翼鵬翅騫雲修梁耽耽虹腰  
漲霧跨空則珍欄瑛橋直明則瑠窗琛戶鏤飛僊以承  
楣刻蛟龍而紉柱鼇矯首而戴墀蚪怒髯而攫礎飛鳴

之鳥則縞鳳霜鸞華實之林則瓊枝珠宇騰輝而曜魄  
挫芒比縉而水花奪素翕霍晶熒莫得定視而熟睹也  
爾乃迹脫凡近身居沆寥追逸駕于若士指高蹤于盧  
敖窺倒景之列缺躡閬風之扶搖時則有龍驂鶴馭軼  
彤霧而駐軌千乘萬騎擁紫皇于峇嶢霓旌羽節先倩  
泖以目眩玉童華女眾馭踏而雲飄或鏗金而戛玉或  
拊琴而鳴匏曲非世律聲度凡韶差冠累弁者皆冰膚  
而瓊質承顏接詞者率精會而神交悅不知其所自真  
放浪而逍遙者也彼穆王遊化人之宮黃帝夢華胥之

國超乎雲霓之上介乎齊州之北傳後世以誇雄語茲  
樓則兼金一羽之相直矣若夏革談妙齊諧志怪摹宇  
宙之無極狀鷗鵬之變態顧貪常嗜瓊單見狹聞何足  
語樓之高大耶

亂曰

瓊爲棟兮琚爲梁鸞遐翥兮龍高驤瑤欄瑋檻兮屯冰  
霜日精月華兮埋輝光雲繚基兮霞擁址星爲經兮漢  
爲紀俯齊州兮九點烟瞰蒼溟兮一杯水翠旌孔蓋兮  
驂玉蚪笙簫杳默兮帝來游停驂弭節兮駐雲輶帝心

愉樂兮民咸休

唐李賀苦吟能詩韓愈杜牧所知解道其詳見于本  
史因閱賀小傳平居一日忽見緋衣吏駕赤蚪持一  
版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當召賀賀不能讀歛  
下榻叩頭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窗  
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如炊五斗黍許卒  
觀賀詩語清峭人物超邁真神仙中人跨赤蚪去當  
是高仙無疑大觀庚寅臘後二日宣和殿書并畫  
右賦道君皇帝親灑宸翰于圖之後石湖跋云白玉

學海類編 卷九  
言文  
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  
妙必夢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世閒俗史意象可到  
明窗淨几舒卷展玩恍然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  
簡齋集有水府法駕導引曲乃倚其體作步虛詞六  
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風清月明之下雖未得仙  
亦足以豪矣詞一云琳霄境卻似化人宮梵炁彌羅  
融萬象玉樓十二倚晴空一片寶光中其二云浮黎  
路依約太微閒雪色寶階千萬丈人閒遙作白虹看  
幢節度高寒其三云剛風起背負玉虛廷九素烟中

寒一色扶欄四面是青冥環拱萬珠星其四云流鈴  
響龍馭籥雲來夾道騫華籠綵仗紅雲扶輅輶天街  
迎駕鶴毳毼其五云鈞天奏流韻滿空明琪樹玲瓏  
珠網碎仙風吹作步虛聲相和八鸞鳴其六云樓欄  
外輦道插非烟閑外鬱蕭臺上看空歌來自始青天  
揚袂揖飛僊

祭蝗蟲文

維某年月日右修職郎特差知壽春府安豐縣王希呂  
謹以清酌之奠祭於蝗蟲之神而告之曰古先哲王之

學海類編 四  
有天下也兢兢畏畏於事天治人之禮無不盡然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見於堯湯之時是知數之所鍾有不可得而違者則蝗蟲之來此土食民之產以肥其身以孽其子孫亦宜矣然嘗聞漢之循吏一有善政而蝗不入境至於李唐太宗吞一蝗而眾蝗死當時仰其德後世歌其事鏗鏘炳明盪人耳目迨茲以爲美談今天子嗣神聖位聰明仁厚出于天性凡事有不法天政有不便民者一切革而去之老姦巨猾既耨以耘不萌不芽無所容跡嶺海吳蜀江淮荆湖之民費連壤交仰事俯

育熙熙于于各得其所卽漢循吏唐太宗何啻萬萬不侔則蝗蟲之來處此土食民之產以息其身以孽其子若孫其爲不可亦明矣且縣令受天子命來宰是邑其治以撫養百姓爲事則蝗蟲之與縣令又不得並居此土也道安豐而西北走四十里卽北人之界彼其暴虐無道弑君殺母無所不有蝗蟲捨此而去彼誰爲不可者今與蝗蟲約三日北歸三日不能五日五日不能七日若七日不歸是終不肯歸矣是狃蕃夷之餘習以害我聖朝之善治與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而爲民害

者其罪皆可殺縣令則取詩人去螟之語唐相捕蝗之命以與蝗蟲從事必盡殺之迺止無俾遺種于茲邑蝗蟲有知其聽縣令言

右文蓋以昌黎鱷魚文爲藍本頃傳得之附錄于此

愨齋銘

南軒先生

家君命杓以愨名其齋而命棊銘以告之棊敬問所以爲銘之意蓋取夫孔子曰士必愨而後求智能退而深思以爲之銘

士或志近辨給智巧學之不知其器則小天下之理惟實爲貴實不在外當愨乎己不震不搖物孰加之以比操行誰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親斯爲孝以此事君斯爲忠以此事兄斯爲悌交于朋友斯爲信子其深思而不忒維師乎愨以令子之德

右銘不載集中蓋當時此紙流落今幸寶藏遺墨先生作銘時年二十有三實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驩飲箴

合驩以禮爰有酒食議者其誰伊婦之職一獻百拜尙

何酒失後世非古沈湎淫泆婦不復議而侑以色競致  
妨靡用侈燕席求之萬方百金不易持觴一曲飲醕顏  
開主勸客酬笑言歡哈夫豈不樂嗟禮何在狂者斷腸  
莊毅色改戲狎因之東主亦悔主賓胥失顧不足戒襟  
解薌聞一石具飲談諧之詞以風其甚紅裙是醉有如  
聚蚊吏部所鄙清篇實云咨爾有位是懲是毖勿違斯  
言以愆德義

驩會誓

侍女之席誓不敢卽渝盟受殃神質于傍山童石爛言

則可誕山崇石堅此言不愆

右箴誓司農少卿楊

解

正伯揭于坐右公臨江鄉人

也清介有守此文蓋有所懲云

蘆浦筆記卷第十

宋 清江劉昌詩興伯

杜詩句差

杜詩覓胡孫第二聯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每疑其  
非是趙叟謂合移斷章童穉捧應顛作第四句卻於許  
求聰慧者下云爲寄小如拳則一篇意義渾全亦成對  
偶

籌筆驛詩

漢室虧皇象坤乾未卽甯姦臣與逆子搖嶽復翻溟權

學海類編 一  
表分江城曹袁鬪夏垆虎奔咸逐逐龍臥獨冥冥從眾  
非無術欺孤迺不經惟思恢正道直起復炎靈管樂韜  
方略關徐駭視聽一言俄選至三顧已忘形南既清蠻  
土東期赤魏庭出師功自著治國志誰銘歷劍兵如水  
臨秦策若瓴舉聲將漬虜橫勢欲逾溼仲達恥巾幗辛  
毗巖壁局可煩親細務遽見墮長星戰地悲陵谷來賢  
賞德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想像音徽在侵尋毛  
骨醒遲畱慕英氣沈歎撫青萍

右驛在蜀中縣州石曼卿爲諸葛武侯賦也寶元二  
年大書以遺朱復之後二年朱爲四明節度推官遂  
刻石于廳事中更兵火碑仆于榛莽閒凡百餘年劉  
偉至出而亟置南堂壁閒且以名其堂闕一角失十  
五字紹熙元年守林采得曼卿集而補之且舉范文  
正公誄石學士書于後云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  
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爲  
神物今觀此詩此字則所謂實爲神物非虛語也青  
萍劍名杜詩秦州見勅目除薛畢有誰定握青萍之  
句

回峰院留題

山勢欲壓海禪局向此開魚龍腥不到日月影先來樹  
色秋擎出鐘聲浪答回何期隨吏役暫得拂塵埃

右文康王公所賦公諱

英廟同字

字晦叔嘗宰定海縣景

祐中為執政開禧丙寅商逸卿得隸古遺墨刻于縣  
治願豐亭

米小儀題禊帖詩

圖契朴瑀推聖智萬古奔沈餘末伎蘭亭醉墨更無加  
始信功名皆儻爾庾翼兒郎豈不黠自是家鷄慙野雉

退之彊括六藝疏見處纔能到姿媚相公有官那得取  
不與官家深自秘卻因同好露心胸謾使蕭翼誇末計  
模金不必曹阿瞞溫韜家有昭陵器披沙只恐取黃金  
剔軸誰能收故紙天章寶塔高嵯峨永表文皇好文藝  
至今油蠟傳未休善本何辭萬金棄

絕覽亭詩

安仁縣雲錦驛後山顛有絕覽亭鄭剛中亭仲過而刻  
詩柱上云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為叨大來心  
地當如此此外應知更有高

康伯可詩

紹興閒康伯可過臨江游慧力寺題二詩於松風亭壁  
今遺墨不存因錄以備忘其一天涯芳草盡綠路傍柳  
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其一江上濃雲  
曉未開瘦筇支我上蒼苔春寒前日去已盡今日又從  
何處來

胡藏之詩

臨江詩人胡藏之蓋彥明之子彥明與山谷進士同年  
故藏之以詩取知于山谷嘗侍燕席以柈中果子分題

賦詩藏之得藕云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  
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爲乎泥中沈疴政無賴  
安得若從容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藏之亦有瘞鶴  
銘詩云當年誰爲裹元黃潮打孤城草木荒華表竟無  
新信息斷碑空有碎文章雲埋紫蓋峰何在烟鎖青田  
道正長遙想華亭披道氅夜隨明月過錢塘藏之名致  
隆自號瀟灘居士無子故遺藁不傳

石芥詩

淳熙辛丑予客桂林運使梁次張舉似石芥詩今未忘

學海類編  
也搨根山石貯瓶罌柱後緘題見者頽風味莫嫌無醞  
藉杯杵世解作聰明願言則噫傳心事搔首踟躕散宿  
醒最是徂徠明道主至今姦膽亦魂驚

丫頭巖詩

巖前壁閒題者甚多予獨愛鄉人彭仲衡思致高而無  
著其詩云前峰號龜豈是龜近巖謂月亦非月世閒景  
幻語未真說著丫頭便癡絕蒼然頑石皆天成道傍過  
者皆含情我來於此發浩嘆乃知有色能傾城

卞氏二牒

勅泰州團練使

卞居讓

牒奉 處分前件人搢紳之後簪組遺芳雖早著於  
嘉猷奈未光於餘刃陳力就列自媒之志既隆見善  
若驚舉直之規斯在苟非半刺難屈多能事須若攝  
長史仍牒知者故牒

建 隆 元 年 二 月 日 牒

團練推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趙 押

通判官兼僉署兩監屯田等公事衛 押

團練副使檢校刑部尚書事吳 押

使兼兩監屯田等使檢校太尉荆 押

宣徽院

引見司劄子宣徽院押到殿前承旨卞居讓宿患癰  
風病翰林院著裴官裴裔看驗久遠不堪醫治引見  
奉

聖旨放停送宣徽院者

右具如前已指揮殿前承旨左第二班依

聖旨放停仍便開落姓名今付卞居讓依此太平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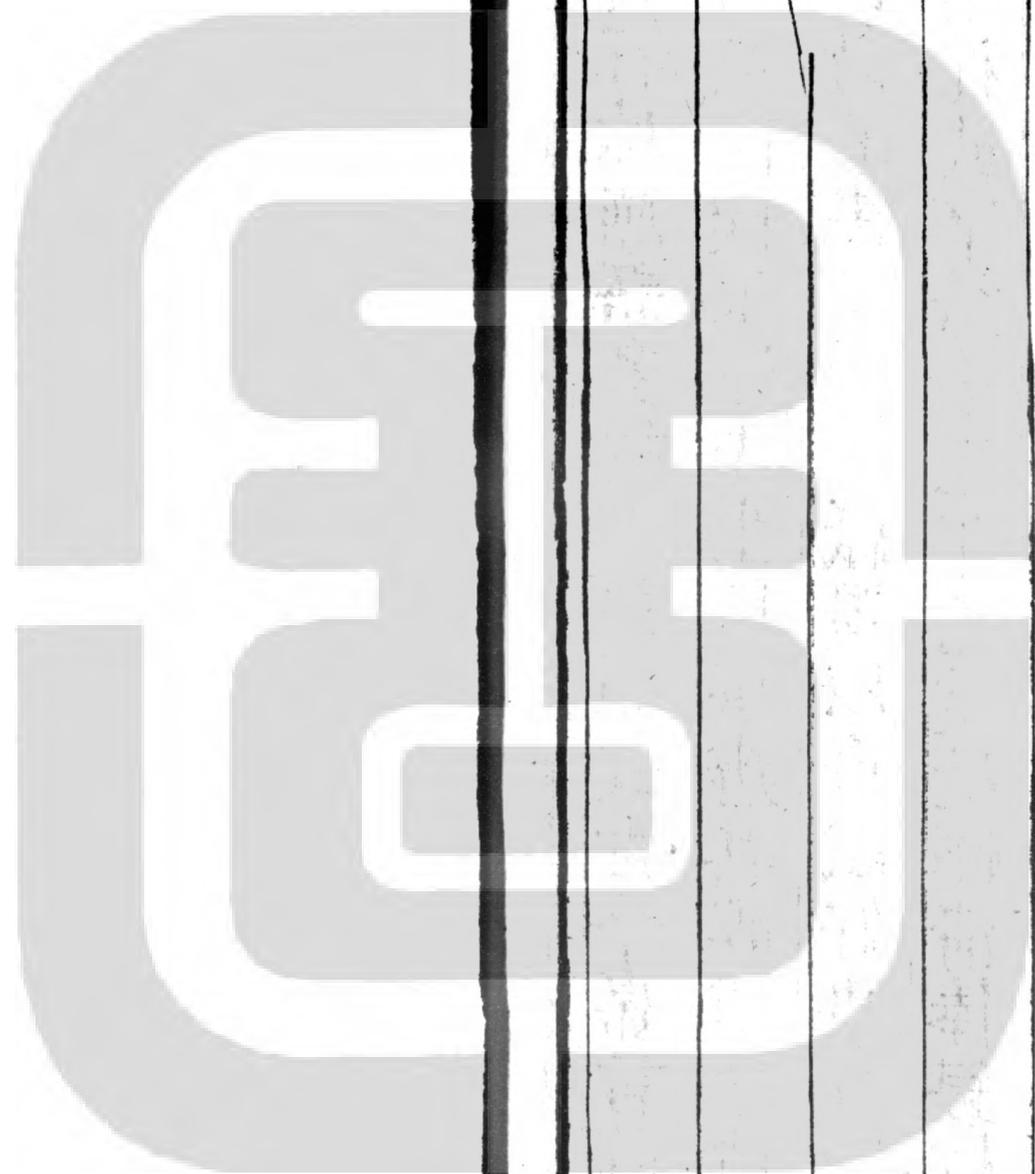
國八年九月四日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柴 押

右牒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南渡寓維揚敵騎驟  
至急瘞之地中尋復出于兵火煨燼可謂能寶青氈  
者矣攻媿樓公嘗考其所自云前日敕泰州團練使  
乃檢校太保姓荆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  
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泰州之  
公移也既差卞君攝長史故爲之詞其後列銜皆泰  
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

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晉天福二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殿直或云淳化二年始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公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次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改翰林承旨上以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

觀石林燕語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可謂博  
洽矣而懷玉汪先生每事辨其誤信乎述作之難也  
昌詩讀書不多託紙墨以自試好事者閒欲得之而  
筆札或不給後二年乙亥秋輟清俸錢梓于六峰縣  
齋非敢以傳世也亦願聞其誤焉爾重陽日書



南窗紀談

宋

無名氏

撰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爲所蔽未有不爲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爲何等人是豈逢君之欲託賤役以自售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筭時方爲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巖藪爲天子遊觀此等事在當時韋堅王珙楊慎矜之徒乃當任之瑄顧安而不爲恥考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所好耳可

學海類編  
不愼哉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艮嶽以其地還民方議具請內出圖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觀至其閒佳處失聲稱善上顧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閒不知果能不爲房琯耶

蔡寬夫侍郎在金陵鑿地爲池旣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竈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竈閒有灰又有朱漆匕箸其傍皆甃甃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也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集以爲基址者甚多

金陵蓋故郡自昔亂兵多矣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也葉景修曰近延祐戊午年王眉叟真人於清湖開元宮殿前立虞伯生所撰碑先用木椿打入地然後於上立石及木椿打入地丈餘不復可打匠人掘示之下有地面及花臺魚池則與此事相同也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屬藁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爾

至黃魯直始專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閒必於  
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稱之方古文未行時雖小  
柬亦用四六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務奇險至  
或作三字韻語近傳崧卿給事以冰餽同舍其柬辭  
云蓬萊道山羣仙所遊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  
空莫之能炎餉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  
靈棊也一座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唐時以書判設科故士皆習書有晉宋餘風今世有唐  
人遺蹟雖不知名亦往往可觀宋朝此科廢書遂無  
用於世非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亦少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集載與石公操推官書言嘗見其二石刻書  
字之怪議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卽守石道今徂徠  
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譎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  
之一雖善如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堯  
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歐陽公復之曰周禮六藝  
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  
斜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  
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

世人之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飯實酒扈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誠中乎其病守道字當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卽答書之辭觀之其強項不服下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也

葉石林問於徐惇濟曰自坡翁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字公知前此固常有是是否答曰非獅子吼寺乎葉公笑曰是也蓋吳興城南射邨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宋因之石林公既爲春秋

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考掇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我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曰吳程秉逮事鄭元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石林公大笑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鵠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給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符堅從子元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盛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

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少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卽曰此鷄栖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乃記而試之無毫釐差咸以爲知味與韓相白鴿事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也漢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稱之杜甫上韋左丞詩丈人試靜聽又有丈人屋上烏而不聞杜公爲韋之婿也如此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一也至與之書乃稱

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來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呼必曰丈不知起自何時至於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

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爲盛事季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南節度本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洲遷揚州者况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嘗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者亦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叔弼棐知蔡

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啓云惟近輔之名  
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  
稀尙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  
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  
先臣再臨東越豈期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  
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  
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兗州有嫠婦爲其里人以僞券誣  
討田產訴于官凡十餘年皆不得直及文定出守茲

郡而傅求龍圖初中甲第以廷尉評事知仙源縣初  
至官嫠婦又訟于縣求逮所訟與書券者驗其書蹟  
不類因窮治盡得姦狀里人旣伏辜而歸其田產與  
嫠婦焉一郡驚爲神明李公聞之嘆曰吾爲政於此  
不能使枉者直而又罪其嫠婦我甚愧之乃以粟帛  
謝罪于婦而盛稱傅公于朝議者謂傅公發摘姦伏  
固過人矣而文定之不諱其失不掩人善尤人之所  
難也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竝謂之使相唐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制皆僉勅五代以來不預政事勅尾存其銜而不僉  
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相曹參之徒嘗爲之皆以將  
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  
是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爲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起於此魏黃權以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  
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然晉以來  
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將軍開府  
者皆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爲文散階

雖三公三帥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嘗非之宋  
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同平章事遂以節度使  
皆開府爲使相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  
之然無生爲之者惟以爲贈官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優朝廷敬異乃賜之位特進  
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  
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後漢鄧禹列侯就第特進  
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晉以後皆有  
之唐以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爲寄祿官亞開府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祥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是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長文爲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而肆赦所以見愛於其下文尤

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陽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爲解經者之弊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呂文穆參政餘慶與其弟正惠丞相皆晉兵部侍郎琦之子也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繼居顯位而家無餘財居無別業平日俸賜多以賑施中外隨手而盡故也家人嘗訴日用乏絕正惠公曰過得三日則便營三日生計如是足矣

秦漢以來方士言神仙莫不白日上昇後世小說所載

往往而是然人未嘗有目見之者難以必其有無惟韓文公詩敘謝其自然事曰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閒如聆笙簫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氣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烟據此等語則其自幼學仙而至輕舉眾所共見者昭然不誣近吳興陳湯求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回言數年前袁州一邨民女子自幼樂靜默常獨居一室中然初無他異至年十八九一旦其家聞空中笙簫之聲女子已在室中闔戶

而坐須臾綠雲四合蒼鬱其舍家人與觀者皆莫敢前經日半方散開戶視之已不見女子久之猶聞笙簫之聲在半空其事與謝自然相類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迦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所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爲或裁或減或賜茶卽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且遠如唐中世權利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

學海類編 卷之九 言近  
爲多唐人所飲不過草茶但以旗槍爲貴多取之陽  
羨猶未有所謂臘茶者今建州制造日新歲異其品  
之精絕者一餅直四十千蓋一時所尙故豪貴競市  
以相夸也

呂申公爲潁州通判歐公爲守素不以文靖爲然及與  
其子爲僚見其學識已改觀矣時劉原甫王深甫皆  
寓都下四人日相從講學爲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題  
賦詩申公得瘦木壺其辭曰天地產眾材匠者爲之  
智梁桷與楹杙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員者中規

制嗟爾木之瘦何異肉有贅生成擁腫姿賦象難取  
類隳括所不施鉤繩爲爾廢大匠睨而往測然乃有  
意孰非造化功而終不朽器剝剔虛其中朱漆爲之  
僞剡漿挹酒醴施用惟其利犧象非不珍金罍豈不  
貴幸因左右容反見謂奇異人之才與性未直遠于  
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操礪才無不可用在上所錯  
置飾陋就其長皆得爲良士執一以廢百眾工何有  
備是惟聖人心絕通天下志歐公稱賞以爲有宰相  
器

錢塘關注字子東家世以文雅善爲詩有唐人之風嘗賦松聲一篇云夢破松聲枕上聞睡魔夜半戰吟魂初疑夜雨連江岸乍覺寒潮上海門招引好風來古寺追隨月色下前邨晚行欲問聲來處鬱鬱蒼波漫不分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閒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我不言此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祠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閒見天象成文云龐某

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緘之題曰齋誠密記其詩藏其曾孫益孺處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告

彭資器尙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其父竝爲

郡吏兩公少相從學彭公既魁天下聞報之日太守  
卽喻其父使罷役且以己所乘馬及導從并命郡吏  
送還家鄉閭以爲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  
以爲狀元熊孔目之子當如何次舉伯通亦擢上第  
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

一郡歎豔

仁宗朝京東有劇賊執濮州通判并淵縱掠時蔡子正  
尙爲小官建言宜如漢高元不以刼質開姦路急捕  
繫之朝廷從其言賊黨遂壞散自是才能顯其後

江西廣東福建路盜賊稍起至千百爲羣公然披鎧  
甲擁旗鼓肆爲剽掠吏莫能禁子正復建言請嚴勅  
所屬共除民患時執政者記其前言因就付以其事  
遂除江西提點刑獄子正至部首下令民有器甲者  
與期限俾首納原其罪於是競自歸納前後得六萬  
餘擇其精者給巡捕吏兵賊氣已奪先是羣盜常恃  
兵仗以販魚爲名挾鹽以賣子正復令販魚者齎鹽  
不及二十斤眾不至五人不持兵皆爲良民吏無得  
問自是人情大安盜亦消弭子正迄爲名帥

傳獻簡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御榻前論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議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驕矜自負之色及出爲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所親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人今雖爲郡謂當時有所縱捨以自表見奈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土行守土之職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嘆服

司馬溫公嘗與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難能也吾於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愠亦爲難矣世以爲知言

魏鄭公言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而事形若迹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予嘗愛此言最切於治道夫事形迹者本以示公然考其實未有不出於私其身者也宋盛時士大夫立朝論事往往信道任誠粲然如骨肉之相與識者以爲美談予聞故老道一二事太宗平晉之初以并州交城縣地勢險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鐵之饒建以爲大通監

領交城縣上二邑大中祥符復廢爲縣呂獻可嘗宰  
交城以爲宜復爲監卽具利害奏聞而自請就爲知  
監任興復之事且言臣於審官院差除已是合入通  
判資序若朝廷允從所請卽於臣別無僥倖

客至卽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自官府下  
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  
飲人以藥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密漬橙木瓜  
之類爲湯飲客或者效之予謂不然蓋客坐旣久恐  
其語多傷氣故其欲去則飲之以湯前人之意必出  
於此不足爲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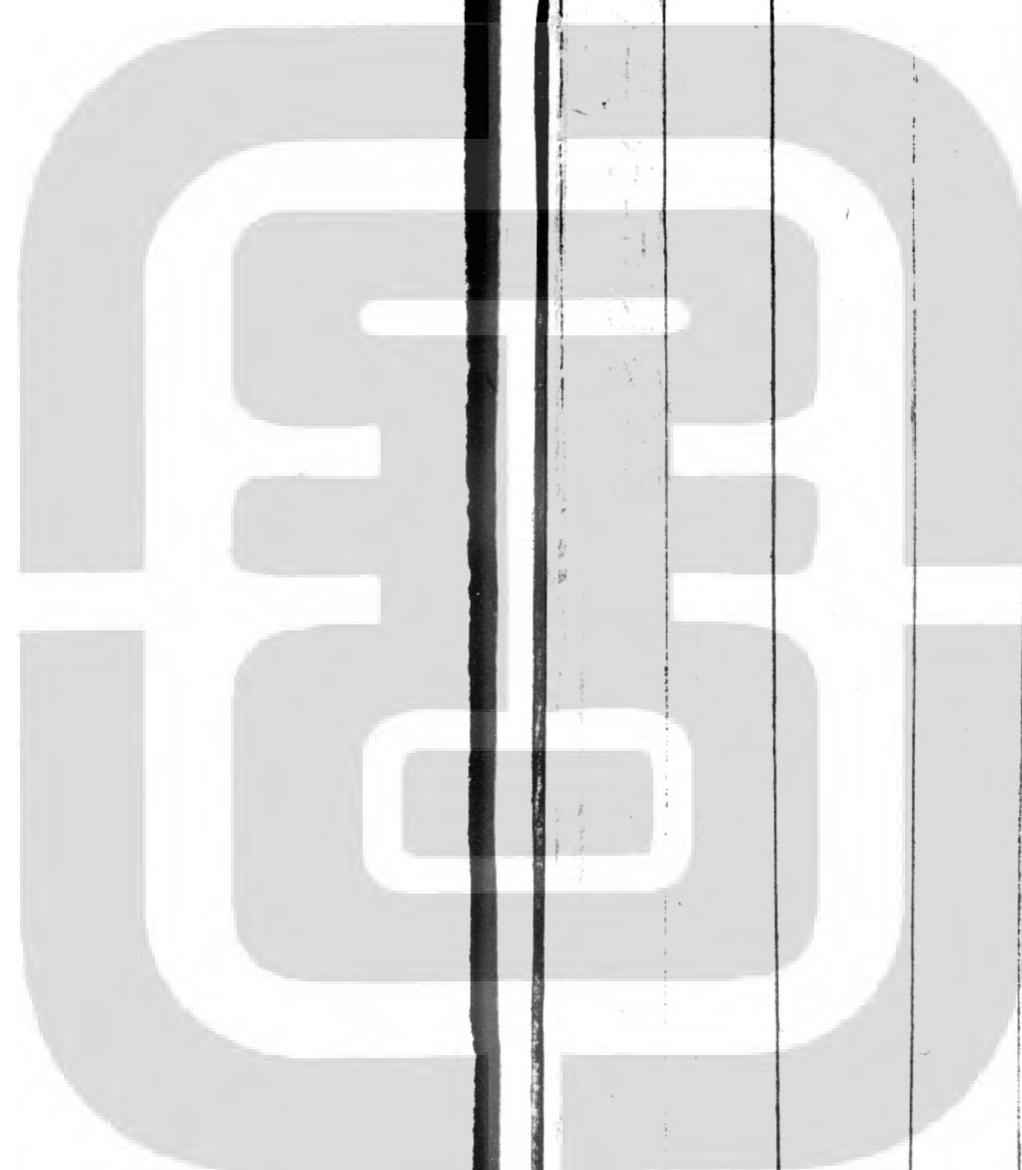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卷

南齊書

古

言



袖中錦

天下第一

宋 太平老人

撰

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磁浙漆吳紙管  
銅西馬東絹契丹鞏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  
州荔眼溫州掛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鼓簫寂  
觀苦筍東華門把鮓京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  
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爲天下第一他處雖效  
之終不及

三出

鳳州三出手柳酒宣州四出漆栗筆密

嶺南節

嶺南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

峽舟三字

川人雇舟出峽有三字新輕卓

卓謂不攬客貨

京婦美陋

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陋者謂之七蓋搭子者女傍著子爲好字七者謂其不成婦女也七字不成女字

二妙

蘇州兒越州女

四禁

中書四禁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遺失四曰忘誤

知酒法

知酒美惡法但以手扣其罈其聲清而長者其酒必佳聲重而短者其酒苦聲不響其酒必壞

老人十拗

老人有十拗白日頓睡夜閒不交睫哭則無淚笑則泣

下三十年前事總記得眼前事轉頭忘了喫肉肚裏無  
總在牙縫裏面白反黑髮黑反白

帶子之人

常言帶子之人性多毒忽戲之恐招悔吝如瞎子缺子  
跛子之類是也

少見三兒

世閒少見三兒謂麻面老兒禿鬢凸肚乞兒

四事不可久恃

世閒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熱老健君寵

古所不及

章相言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婦人脚

盜有三畏

盜者有常語曰不怕你鐵牆鐵壁只怕你惡犬健人偷  
兒云夜入人家有三畏一畏有老人二畏有孩兒三畏  
乳犬如金銀物在大櫃有鐵鈕賊不能入

唐畿尉六道

唐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赤縣  
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

餓鬼道

四妖

世有四妖宮殿高侈謂之土木之妖珠璣錦繡謂之服飾之妖洛中牡丹維揚芍藥謂之花妖婦人美色能文翰謂之人妖

仕宦三還

仕宦改官後有三還教官改秩作縣爲還俗職官後作縣爲還債作令了作縣爲還魂

四忌

人有四忌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然燭行房

鷄有五德

鷄一名燭夜一名司晨有五德頭有冠象文足有距象武遇敵則鬪象勇得食相呼象義鳴不失時象信

易爲美

婦人三上三中三下皆易爲美牆上馬上樓上旅中醉中日中月下燭下簾下

仕宦五瘴

仕宦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名曰賦租之瘴深文以逞善惡不白名曰刑獄之瘴昏晨酣宴弛廢王事名曰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名曰貪財之瘴盛畜侍妾以娛聲色名曰帷薄之瘴

五絕

漢篆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三賤

明州有三賤燒底賤著底賤喫底賤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著底是草鞋喫底是鹽

三薦

有人嘲小邑市云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牀上無藁薦大街上好放薦

袖中錦終

